

北史

唐 李延壽 撰

北史

第 二 冊
卷九至卷一六（紀傳）

中華書局

北史卷九

周本紀上第九

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，諱泰，字黑獺，代郡武川人也。其先出自炎帝。炎帝爲黃帝所滅，子孫遁居朔野。其後有葛烏弋者，雄武多算略，鮮卑奉以爲主，遂總十二部落，世爲大人。及其裔孫曰普回，因狩得玉璽三紐，文曰皇帝璽，普回以爲天授，已獨異之。其俗謂天子曰「宇文」，故國號宇文，并以爲氏。

普回子莫那，自陰山南徙，始居遼西，是曰獻侯，爲魏舅甥之國。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，爲慕容皝所滅。〔其子陵仕燕，拜駙馬都尉，封玄菟公。及慕容寶敗，歸魏，拜都牧主，賜爵安定侯。天興初，魏遷豪傑於代都，陵隨例徙居武川，卽爲其郡縣人焉。陵生系，系生韜，韜生皇考肱，並以武略稱。

肱任俠有氣幹。正光末，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，其僞署王衛可瓌最盛，肱乃糾合鄉里，斬瓌，其衆乃散。後陷鮮于修禮，爲定州軍所破，戰沒於陣。武成初，追諡曰德皇帝。

帝，德皇帝之少子也。母曰王氏。初孕五月，夜夢抱子升天，纔不至而止，寤，以告德皇帝。德皇帝喜曰：「雖不至天，貴亦極矣。」帝生而有黑氣如蓋，下覆其身。及長，身長八尺，方額廣額，美鬚髯，髮長委地，垂手過膝，背有黑子，宛轉若龍盤之形，面色紫光，人望而敬畏之。

少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業，輕財好施，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。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。及葛榮殺修禮，帝時年十八，榮下任將帥，察其無成，謀與諸兄去之。計未行，會榮滅，因隨余朱榮遷晉陽。榮忌帝兄弟雄傑，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。帝以家冤自理，辭旨慷慨，榮感而免之，益加敬待。

始以統軍從榮征討，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。孝莊反正，以功封寧都子。後從岳入關，平万俟醜奴，行原州事。時關、隴寇亂，帝撫以恩信，百姓皆喜，曰：「早遇宇文使君，吾等豈從逆亂。」帝嘗從數騎於野，忽聞簫鼓之音，以問從者，皆莫之聞，意獨異之。

普泰二年，余朱天光東拒齊神武，留弟顯壽鎮長安，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。岳知天光必敗，欲留悅共圖顯壽，計無所出。帝謂岳曰：「天光尙近，悅未必貳心，若以此事告之，恐其驚懼。然悅雖爲主將，不能制物，若先說其衆，必人有留心。進失余朱之期，退恐人情變動，若乘此說悅，事無不遂。」岳大喜，卽令帝入悅軍說之。悅遂與岳襲長安，帝輕騎

爲前鋒，追至華陰，禽顯壽。及岳爲關西大行臺，以帝爲左丞，領岳府司馬，事無巨細，皆委決焉。

齊神武旣除余朱氏，遂專朝政。帝請往觀之，至并州。神武以帝非常人，曰：「此小兒眼目異。」將留之。帝詭陳忠款，具託左右，苦求復命，倍道而行。行一日而神武乃悔，發上驛千里，追帝至關，不及而反。帝還，謂岳曰：「高歡豈人臣邪，逆謀未發者，憚公兄弟耳。侯莫陳悅本實庸材，亦不爲歡忌，但爲之備，圖之不難。今費也頭控弦之騎，不下一萬，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，勝兵三千餘人，及靈州刺史曹泥，並恃僻遠，常懷異望。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，戶口富實，未奉朝風。今若移軍近隴，扼其要害，示之以威，懷之以德，即可收其士馬，以資吾軍。西輯氐、羌，北撫沙塞，還軍長安，匡輔魏室，此桓文之舉也。」岳大悅。復遣帝詣闕請事，密陳其狀。魏帝納之，加帝武衛將軍，還令報岳。岳遂引軍西次平涼。

岳以夏州隣接寇賊，欲求良刺史以鎮之，衆皆舉帝。岳曰：「宇文左丞，吾左右手，何可廢也。」沉吟累日，乃從衆議，表帝爲夏州刺史。帝至州，伊利望風款附，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。

魏永熙三年正月，賀拔岳欲討曹泥，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。帝曰：「曹泥孤城阻遠，未足爲憂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，是宜先圖也。」岳不聽，遂與悅俱討泥。二月，至河曲，果爲

悅所害。衆散還平涼，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。三軍未知所屬，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，推總兵事。洛素無雄略，威令不行，乃請避位。於是趙貴言於衆，稱帝英姿雄略，若告喪，必來赴難，因而奉之，大事濟矣。諸將皆稱善，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。士吏咸泣，請留以觀其變。帝曰：「難得而易失者時也，不俟終日者機也，今不早赴，將恐衆心自離。」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悅，密圖帝。事發，斬之。

帝乃率帳下，輕騎馳赴平涼。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，帝至安定，遇之於傳舍。吐哺上馬，謂曰：「賀拔公雖死，宇文泰尙存，卿何爲也？」景失色曰：「我猶箭耳，隨人所射者也。」景於此還。帝至平涼，哭岳甚慟。將士悲且喜曰：「宇文公至，無所憂矣。」

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、義寧太守王基勞帝，帝不受命。與基有舊，將留之，幷欲留景，並不屈，乃遣之。時斛斯椿在帝所，曰：「景，人傑也，何故放之？」帝亦悔，驛追之不及。基亦逃歸，言帝雄傑，請及其未定滅之。神武曰：「卿不見賀拔、侯莫陳乎，吾當以計拱手取之。」及沙苑之敗，神武乃始追悔。

于時魏帝將圖神武，聞岳被害，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，追還洛陽。毗到平涼，會諸將已推帝。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，悅既附神武，不肯應召。帝曰：「悅枉害忠良，復不應詔命，此國之大賊。」乃令諸軍戒嚴，將討悅。

及毗還，帝表於魏帝，辭以高歡至河東，侯莫陳悅在水洛，首尾受敵，乞少停緩。帝志在討悅，而未測朝旨，且衆未集，假爲此辭。因與元毗及諸將，刑牲盟誓，同獎王室。

初，賀拔岳營河曲，軍吏獨行，忽見一翁，謂曰：「賀拔雖據此衆，終無所成。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，後必大盛。」言訖不見。至是方驗。

魏帝因詔帝爲大都督，卽統賀拔岳軍。帝乃與悅書，責以殺賀拔岳罪，又喻令歸朝。悅乃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，令爲己援。普撥疑之，封以呈帝，帝表奏之。魏帝因問帝安秦、隴計。帝請召悅，授以內官，及處以瓜、涼一藩，不然，則終致猜虞。

三月，帝進軍至原州，衆軍悉集，諭以討悅意，士卒莫不懷憤。四月，引兵上隴，留兒子導爲都督，鎮原州。^{〔三〕}帝軍令嚴肅，秋毫無犯，百姓大悅。軍出木峽關，^{〔四〕}大雪，平地二尺。帝知悅怯而多猜，乃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，左右不自安，衆遂離貳。聞大軍且至，退保略陽，留一萬餘人據守水洛。^{〔五〕}帝至，圍之，城降。帝卽輕騎數百趣略陽，以臨悅軍。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。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，間遣使請爲內應。其夜，悅出軍，軍自驚潰，將卒或來降，帝縱兵奮擊，大破之。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。帝乃命原州都督導追悅，至牽屯山斬之，傳首洛陽。帝至上邽，悅府庫財物山積，皆以賞士卒，毫釐無所取。左右竊以一銀甕歸，帝知而罪之，卽剖賜將士，衆大悅。

齊神武聞關隴剋捷，遣使於帝，深相倚結。帝拒而不納，封神武書以聞。時神武已有異志，故魏帝深仗於帝，仍令帝稍引軍而東。帝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，將鎮河、渭合口，爲圖河東計。魏帝進帝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關西大都督、略陽縣公，承制封拜，使持節如故。

時魏帝方圖齊神武，又遣徵兵。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，率輕騎一千赴洛。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左僕射、關西大行臺，餘官如故。帝乃傳檄方鎮曰：

蓋聞陰陽遞用，盛衰相襲，苟當百六，無聞三五。皇家創歷，陶鑄蒼生，保安四海，而仁育萬物。運距孝昌，屯沴屢起，隴、冀騷動，燕、河狼顧。雖靈命重啓，蕩定有期，而乘釁之徒，因翼生羽。

賊臣高歡，器識庸下，出自輿阜，罕聞禮義。直以一介鷹犬，效力戎行，覲冒恩私，遂階榮寵。不能竭誠盡節，專挾姦回，乃勸余朱榮行茲篡逆。及榮以專政伏誅，世隆以凶黨外叛，歡苦相敦勉，令取京師。又勸吐万兒復爲弑虐，暫立建明，以令天下，假推普泰，欲竊威權。並歸廢斥，俱見酷害。於是稱兵河北，假討余朱，亟通表奏，云取讎賊。旣行廢黜，遂將篡弑。以人望未改，恐鼎鑊交及，乃求宗室，權允人心。天方與魏，必將有主，翊戴聖明，誠非歡力。而歡阻兵安忍，自以爲功，廣布腹心，跨州連郡，

端揆禁閹，莫非親黨，皆行貪虐，竄竄生靈。而舊將名臣，正人直士，橫生瘡痍，動掛網羅。故武衛將軍伊琳，清直武毅，禁旅攸屬，直閣將軍鮮于康仁，忠亮驍傑，爪牙斯在；歡收而戮之，曾無聞奏。司空高乾，是其黨與，每相影響，謀危社稷。但姦志未從，恐先泄漏，乃密白朝廷，使殺高乾，方哭對其弟，稱天子橫戮。孫騰、任祥，歡之心膂，並使入居樞近，伺國間隙，知歡逆謀將發，相繼歸逃，歡益加撫待，亦無陳白。

然歡入洛之始，本有姦謀。令親人蔡儁作牧河、濟，厚相恩贍，爲東道主人。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，勳德隆重，興亡攸寄，歡好亂樂禍，深相忌毒，乃與侯莫陳悅，陰圖陷害。幕府以受律專征，便卽討戮。歡知逆狀已露，稍懷旅拒，遂遣蔡儁拒代，令竇泰佐之，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，輔世珍等徑趣石濟，高隆之、疋婁昭等屯據壺關，韓軌之徒擁衆蒲坂。於是上書天子，數論得失，訾毀乘輿，威侮朝廷。藉此微庸，冀茲大寶，溪壑可盈，禍心不測。或言徑赴荆、楚，開疆於外；或言分詣伊、洛，取彼讒人；或言欲來入關，與幕府決戰。今聖明御運，天下清夷，百僚師師，四隩來暨，人盡忠良，誰爲君側？而歡威福自己，生是亂階，緝構南箕，指鹿爲馬，包藏凶逆，伺我神器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容。

幕府折衝宇宙，親當受脤，銳師百萬，穀騎千羣，裹糧坐甲，唯敵是俟，義之所在，

糜軀匪吝。頻有詔書，班告天下，稱歡逆亂，徵兵致伐。今便分命將帥，應機進討，或趣其要害，或襲其窟穴，電繞蛇擊，霧合星羅。而歡違負天地，毒被人鬼，乘此掃蕩，易同俯拾。歡若度河，稍逼宮廟，則分命諸將，直取并州，幕府躬自東轅，電赴伊、洛。若固其巢穴，未敢發動，亦命羣帥，百道俱前，轆裂賊臣，以謝天下。

其州鎮郡縣，率土黎人，或州鄉冠冕，或勳庸世濟，並宜捨逆歸順，立効軍門。封賞之科，已有別格，凡百君子，可不勉哉。

帝謂諸軍曰：「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，今聲言欲西，其意入洛。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，自涇州東引，王羆率甲士一萬，先據華州。歡若西來，王羆足得抗拒；如其入洛，寇洛卽襲汾、晉。吾便速駕，直赴京邑，使其進有內顧之憂，退有被躡之勢，一舉大定，此爲上策。」衆咸稱善。

七月，帝帥衆發自高平，前軍至于弘農。而齊神武稍逼京師，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，令左衛元斌之、領軍斛斯椿鎮武牢。帝謂左右曰：「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，曉兵者所忌，正須乘便擊之。而主上以萬乘之重，不能度河決戰，方緣津據守。且長河萬里，扞禦爲難，一處得度，大事去矣。」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，自蒲坂濟，趣并州；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。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，鎮防不守，魏帝遂輕騎入關。帝備儀衛奉迎，謁見於東陽。

驛，〔六〕免冠流涕謝罪。

乃奉魏帝都長安，披草萊，立朝廷，軍國之政，咸取決於帝。仍加授大將軍、雍州刺史，兼尚書令，進封略陽郡公，別置二尚書，隨機處分，解尚書僕射，餘如故。初，魏帝在洛陽，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帝，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。至是詔帝尚之，拜駙馬都尉。

八月，齊神武襲陷潼關，侵華陰，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。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，帝乃進軍斬瑾，虜其卒七千。還長安，進位丞相。

十一月，遣儀同李虎與李弼、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，虎引河灌之。〔七〕明年，泥降，遷其豪帥于咸陽。

閏十二月，魏孝武帝崩，〔八〕帝與羣公定冊，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，是爲文帝。

大統元年正月己酉，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、大行臺，改封安定郡王。帝固讓王及錄尚書，魏帝許之，乃改封安定郡公。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，帝軍霸上。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，刺史王羆擊走之。

三月，帝命有司爲二十四條新制，奏行之。

二年五月，秦州刺史、建忠王 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，帝輕騎追之，至河北千餘里，不及而還。

三年正月，東魏寇龍門，屯軍蒲坂，造三道浮橋度河。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，高昂圍洛州。帝出軍廣陽，召諸將謂曰：「賊掎吾三面，又造橋，示欲必度，是欲綴吾軍，使竇泰得西入耳。且歡起兵以來，泰每先驅，下多銳卒，屢勝而驕。今襲之必剋，剋泰，則歡不戰而走矣。」諸將咸曰：「賊在近，捨而襲遠，若差跌，悔何及也。」帝曰：「歡前再襲潼關，吾軍不過霸上。今者大來，謂吾但自守耳。又狃於得志，有輕我之心，乘此擊之，何往不剋。賊雖造橋，未能徑度，比五日中，吾取泰必矣。」庚戌，帝還長安，聲言欲向隴右。辛亥，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。竇泰卒聞軍至，陳未成，帝擊之，盡俘其衆，斬泰，傳首長安。高昂聞之，焚輜重而走。齊神武亦撤橋而退。帝乃還。

六月，帝請罷行臺，魏帝復申前命，授帝錄尚書事，固讓乃止。〔九〕

八月丁丑，帝率李弼、獨孤信、梁禦、趙貴、于謹、若干惠、怡峯、劉亮、王德、侯莫陳崇、李遠、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，至潼關。帝乃誓於師曰：「與爾有衆，奉天威，誅暴亂。惟爾衆士，整爾甲兵，戒爾戎事，無貪財以輕敵，無暴人以作威。用命則有賞，不用命則有戮，爾衆

士其勉之。」乃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，拔之，獲東魏將高叔禮，送于長安。戊子，至弘農，攻之，城潰，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，虜其戰士八千。守將高千走度河，命賀拔勝追禽之，並送長安。於是宜陽、邵郡皆歸附。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，皆降。

齊神武懼，率衆趨蒲坂，〔一〕將自后土濟。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。是歲，關中飢，帝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。時軍士不滿萬人，聞神武將度，乃還。神武遂度河，逼華州，刺史王羆嚴守，乃涉洛，軍於許原西。帝至渭南，徵諸州兵，未會。將擊之，諸將以衆寡不敵，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。帝曰：「歡若至咸陽，人情轉騷擾。今及其新至，可擊之。」卽造浮橋於渭，令軍士齎三日糧，輕騎度渭，輜重自渭南，夾渭而西。

十月壬辰，至沙苑，距齊軍六十餘里，神武引軍來會。癸巳，候騎告齊軍至，帝召諸將謀。李弼曰：「彼衆我寡，不可平地置陣。此東十里，有渭曲，可先據以待之。」遂進至渭，背水東西爲陣，李弼爲右拒，趙貴爲左拒。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，聞鼓聲而起。日晡，齊師至，望見軍少，競萃於左，軍亂不成列。兵將交，帝鳴鼓，士皆奮起。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，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，絕其軍爲二，遂大破之，斬六千餘級，臨陣降者二萬餘人。神武夜遁，追至河上，復大剋。前後虜其卒七萬，留其甲兵二萬，餘悉縱歸。〔二〕收其輜重兵甲，獻俘長安。李穆曰：「高歡膽破矣，逐之可獲。」帝不聽，乃還軍渭南。時所徵諸州兵始至。乃於戰

所，準當時兵，人種樹一株，栽柳七千根，以旌武功。魏帝進帝柱國大將軍，增邑并前五千戶。李弼等十二將，亦進爵增邑。

以左僕射、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，與開府獨孤信帥步騎二萬向洛陽，賀拔勝、李弼度河圍蒲坂。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，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，勝等追獲之。帝進軍蒲坂，略定汾、絳。初，帝自弘農入關後，東魏將高昂圍弘農。聞其軍敗，退守洛陽。獨孤信至新安，昂復走度河，遂入洛陽。自梁、陳已西，將吏降者相屬。

於是東魏將堯雄、趙育、是云寶出潁川，欲復降地。帝遣儀同宇文貴、梁遷等逆擊，大破之，趙育來降。東魏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，儀同怡峯與貴、遷等復擊破之。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。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，以州來降。

四年三月，帝率諸將入朝，禮畢還華州。

七月，東魏將侯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，齊神武繼之。帝奉魏帝至穀城，臨陣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，悉虜其衆，送弘農。遂進軍灇東。景等夜解圍去。及旦，帝率輕騎追至河上。景等北據河橋，南屬芒山爲陣，與諸軍戰。帝馬中流矢，驚逸，軍中擾亂。都督李穆下馬授帝，軍復振。於是大捷，斬其將高昂、李猛、宋顯等，虜其甲士一萬五千人，赴河死者萬數。

是日，置陣既大，首尾懸遠，從旦至未，戰數十合，氛霧四塞，莫能相知。獨孤信、李遠居右，趙貴、怡峯居左，戰並不利，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，皆棄其卒先歸。開府李虎、念賢等爲後軍，遇信等退，卽與俱還。由是班師，洛陽亦失守。大軍至弘農，守將皆已棄城西走。所虜降卒在弘農者，因相與閉門拒守。進攻拔之，誅其魁首數百人。

大軍之東伐也，關中留守兵少，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，皆散在百姓間，乃謀亂。及李虎等至長安，計無所出，乃與太尉王盟、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渭北。關中大震恐，百姓相剽劫。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、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。青雀據長安子城，伏德保咸陽，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，以拒還師。^{〔一〕}長安城人皆相率拒青雀，^{〔二〕}每日接戰。魏帝留止閿鄉，令帝討之。長安父老見帝，且悲且喜曰：「不意今日，復得見公。」士女咸相賀。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，斬思慶，禽伏德，南度渭，與帝會，攻破青雀。太傅梁景叡先以疾留長安，遂與青雀通謀，至是亦伏誅，關中乃定。魏帝還長安，帝復屯華州。

十二月，是云寶襲洛陽，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。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，自襄、廣以西城鎮復西屬。

五年冬，大閱於華陰。

六年春，東魏將侯景出三鵠，將侵荊州，帝遣開府李弼、獨孤信各率騎出武關，景乃還。蠕蠕度河至夏州，帝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。

七年十一月，帝奏行十二條制，恐百官不勉於職事，又下令申明之。

八年十月，齊神武侵汾、絳，圍玉壁。帝出軍蒲坂，神武退，度汾追之，遂遁去。

十二月，魏帝狩於華陰，大饗將士。帝帥諸將，朝於行在所。

九年二月，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，帝帥師迎之。

三月，齊神武據芒山陣，不進者數日。帝留輜重於灋曲，軍士銜枚，夜登芒山，未明擊之。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，僅免。帝率右軍若干惠，大破神武軍，悉虜其步卒。趙貴等五將軍居左，戰不利。〔三〕神武復合戰，帝又不利，夜引還。入關，屯渭上。神武進至陝，開府達奚武等禦之，乃退。帝以芒山諸將失律，上表自貶，魏帝不許。於是廣募關、隴豪右，以增軍旅。

十月，大閱於櫟陽，還屯華州。

十年五月，帝朝京師。

七月，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，方爲中興永式，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，總爲五卷，班於天下。於是搜簡賢才爲牧、守、令，習新制而遣焉。數年間，百姓便之。

十月，大閱於白水。

十一年十月，大閱于白水，遂西狩岐陽。

十二年春，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，瓜州人張保害刺史成慶以應之，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。東魏將侯景侵襄州，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，至穰，景遁去。

五月，獨孤信平涼州，禽仲和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。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，瓜州平。

七月，帝大會諸軍於咸陽。